

晚清文史叢刊 01

晚清報刊、性別 與文化轉型——夏曉虹選集

呂文翠選編

從鴉片戰爭開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
算年頭不過七十有二，這一段的歷史內涵卻異常豐厚。

尤其是晚清時期的文學完全無法超然獨立，必得與社會文化相繫連，
方足以呈現其獨到的價值。而追隨研究對象之間的關聯線索，
筆者於是也不斷拓展考察的視閥，由文學進入史學，
並力圖融通二者……



252
201444

港台書

晚清文史叢刊 1

晚清報刊、性別與文化轉型

——夏曉虹選集

呂文翠 選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晚清報刊、性別與文化轉型：夏曉虹選集 / 夏曉虹著，呂文翠編.-- 初版.-- 臺北

市：人間，2013. 06

面；公分

ISBN 978-986-6777-61-5（平裝）

1. 中國文學 2. 近代文學 3. 晚清史 4. 文學

820.907

101025142

晚清文史叢刊 1

晚清報刊、性別與文化轉型 ——夏曉虹選集

著者◎夏曉虹

編者◎呂文翠

出版者 人間出版社

發行人 呂正惠

社長 林怡君

地址 台北市長泰街59巷7號

電話 02-2337-0566

郵撥帳號 11746473 人間出版社

排版印刷 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8221-8866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三六八五號

初版 2013年6月

定價 新台幣400元

深閎・精到・樸茂

夏曉虹的晚清文史研究（代序）

呂文翠

北京大學教授夏曉虹的晚清文史研究，既有宏大的格局，且於研究對象精細深到，樸實的文字不掩繁茂的風致，可謂碩果累累。

2002 年秋冬之際在台灣初識夏曉虹教授，迄今整十年了。又是楓紅映空的深秋時節，此刻我已在美東哈佛大學東亞系訪學。透過網際網路，魚雁往返於北京、台北與波士頓，編成夏老師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文集，將在呂正惠教授所主持的人間出版社出版，委實令人歡喜。何其有幸，能參與此書編選過程，並受夏先生、呂先生所囑，為此書撰寫序言。於茲側記學界盛事，更兼回顧自身進入晚清研究十多年來的點點滴滴，饒具別樣意義。

該書緣起於 2011 年秋天。透過國科會的資助，我終於一償夙願，邀請到近代文學研究大家夏曉虹教授到我任教的中央大學中文系來講學。雖因夏老師無法離開她所執教的北京大學太久，僅在台不到一個月，已經讓我喜出望外。夏先生在台數次的演講集中於梁啟超與女報的研究，且與台灣學界研究晚清報刊及近代文學文化的學者與學生近距離交流，師生均受益匪淺，可嘆光陰短暫，未免有不能一窺全豹之憾。

這些年我也開設近代小說與報刊研究的課程，為寫課程講義，我經常勉力扛鼎般地從自家書房把夏先生的衆多論著

搬到學校研究室，擇其精要文章，讓助理一一掃描製作成電子文檔，安插在課程中作為授課時細部討論的教材。然數次效法陶侃搬磚，終不免掛一漏萬。我胸中久已醞釀要編一本夏先生文集作為晚清報刊與近代文學課程教材的想法，因去年夏先生來台講學的觸動，再次盤桓於心。

然此念付諸實踐，仍得歸功於呂正惠先生。即將結束在台講學的前夕，呂先生邀夏先生到府上歡聚暢談，也順道參觀了他所主持的人間出版社。當天呂先生向夏先生提議在台灣出版她的文集，由人間出版社發行。此議恰與心中所藏之念不謀而合，我自然在一旁猛敲邊鼓。夏先生當時仍有猶豫，幸而幾天後慨允，且認為從後學如我的觀點來編選文集，或許會對台灣的年輕研究者更有幫助。

2011年1月夏先生的「自選集」《燕園學文錄》輯選其眾多著作精華三十篇在大陸出版，除逐一在文章篇首道出撰作文章的時代氛圍與個人心影外，更有卻顧所來徑，反省自身學術生涯與時代脈動對話的多重意涵。該書為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策劃的「三十年集」系列之一，叢書作者均為目前活躍在大陸學界的中堅學者，他們多數為1977年恢復高考始進入大學就讀，且逐漸卓然成家的重量級知識分子。若將此書移在台灣出版，頂多將簡體文字轉成繁體即可付印，用不著再花費心思編輯選錄。但那是在大陸特有的社會文化語境中的產物，未必全然契合台灣讀者的需求。夏先生捨近求遠，將重新編選文集的主導權交與我，除了體現其一貫的謙遜和不願自我重複的謹嚴品格而外，將這獻給台灣讀者的第一部論著與《燕園學文錄》的性質有所區隔，當是首要的考量。

一旦體察到夏先生的深意，我即放棄了編選文集作為授課教材之「私心自用」初衷。我向來自詡夏老師的忠實讀者，此時亦不敢大意，唯恐個人視野有所侷限而遺漏，隨即赴各大圖書館與台北的大陸書專賣店，蒐集在台灣可以尋到的所有夏先生的論著，加上手邊藏書，逐一重新檢讀。雖終不免限於一隅，但統攝在五大主題——「閱讀梁啟超」、「近代婦女」、「清末報刊」、「晚清文學與文化」、「遊記與憶語」

——的二十篇文章，確為我心目中最能呈現夏先生文史交融的治學思路與獨特學術魅力的精品。

第一大主題當然要從夏先生的當行本色「梁啟超研究」著手。夏先生身為知名學者、北京大學季鎮淮教授的關門弟子，1984年碩士學位論文以《梁啟超的「文界革命」論與「新文體」》命題，與梁啟超的不解之緣迄今將歷三十寒暑。她自謂平生撰寫的第一部學術專著就是梁啟超研究（即1991年出版的《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嗣後又有另一部《閱讀梁啟超》的評論專書出版；或導讀、編輯，或校閱與注解的《梁啟超文選》、《梁啟超學術文化隨筆》、《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叢書：梁啟超卷》、《學者追憶叢書：追憶梁啟超》、《大家國學·梁啟超》、《〈飲冰室合集〉集外文》……，都說明了梁啟超不只是夏先生付出最多的歷史人物，更是奠定她學術成就的核心基石。

本書僅抽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一章〈梁啟超與日本明治小說〉編入，俾讀者管窺奧妙。該文固然還是著手於梁任公將傳統觀念的末技小道「小說」文類一舉推到文學殿堂的前台，對近代文學改良運動的巨大貢獻之學界定論，可是更窮根究柢，緊追梁啟超啟動的「新小說」與「小說界革命」風潮的日本影響之線索，自其翻譯或撰寫小說的東瀛資源，深入剖析泰西文明與東亞文化的融接對話過程。在此視野下重新審視梁公的「新小說」觀，衡史論文，自然別開新境，更難得的是展現了超越學科藩籬、跳出學術窠臼的寬宏氣度。

1980年代中期後逐漸關注明治文化的日本學界，1990年代也將夏先生探討晚清文化的論著譯為日文（《纏足をほどいた女たち》〔意即：放足的婦女們〕，為《晚清文人婦女觀》日文版），得其啟發後，紛紛投入研究，並開始從諸多面相探討梁啟超在日長達十四年期間受到的明治影響，均可見夏先生著作在東亞國際學術交流上引發的廣泛迴響。

另外三篇儘管焦點互異，率皆秉持深閱視域，從「文類概念」與

「學術史」著作評析梁任公因時代推移而靈活變通的文史新詮。少有人細心追究的任公與小說家吳趼人之互動，在夏先生爬梳史料、縝密推敲與重建時空語境的過程中，逐漸浮出清晰輪廓。如〈梁啟超的文類概念辨析〉文末的總結，便扼要概括了梁氏文學觀念以五四為分水嶺，從早期的功能論，到晚期注重陶冶美感的轉折變化：

借助文類辨析，透視梁啟超文學觀念的演變，而上述梁氏對於文類的離合、重組，以及等級的升降種種剖析，最終也都指向了其從偏向文學功能到注重文學美感的理念轉化。晚清時期，梁氏將小說尊為最上乘的文學，導致戲曲裹挾詩歌，一併列入小說的門牆；五四以後，情形迥異，戲曲不但與詩歌結盟，將小說擠出「好文學」之列，而且，經由韻文的導引，文章中「美術性」最強的抒情文也投奔詩歌，因而造就了詩歌「一覽眾山小」的獨大局面，並獨享了「美文」的榮名。其間，梁啟超雖於文學版圖分割屢屢變異，但在變動之中，仍暗合了時代的思潮。

於此可見，固然夏先生擅於從雜亂紛陳的文史材料中條分縷析，理出主從脈絡，可她更感興趣的，毋寧是觀察研究客體怎麼隨時代變遷而有觀念的推移嬗遞，又將如何調停理想信念與行為實踐間的矛盾衝突？她曾道，梁之「屢變」、「善變」，使「他文學創作研究也呈現出極不穩定狀態，而這正好是處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近代文學的典型形態」（《覺世與傳世》後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頁289）。其致力於追蹤晚清人物思想之幽微異變軌跡，也讓近代中國變亂紛陳的文化現象、未能定型的社會樣貌無所遁形，歷歷顯相現身。

「但開風氣不為師」的梁啟超名滿天下，文滿天下，多半還是緣於他創辦主持過眾多報刊，透過大眾傳媒鼓吹啟蒙思潮而深入人心所致。因此，夏先生另一獨門功夫便是博覽晚清報紙，精熟近代文學刊物。選

在本書第三個主題的「清末報刊」相關論述，可說是我投入近代報刊與報人研究後，未嘗離身的案頭讀物，囿於篇幅，也只能擇其精要選出四篇。〈晚清上海賽馬軼話〉看似以西人賽馬一事為論述核心，但從《申報》創刊號的頭版文章發端，細數《新聞報》、旅滬指南書或文人筆記《滬游雜記》、《淞南夢影錄》、《滬游夢影》等；甚至更早由傳教士創辦的《教會公報》上以賽馬為主題的詩文，逐一剖析，重建百年前的文化氛圍之餘，更與今日社會情境對話。

值得稱道的是，賽馬一文與歸在本書「晚清文學與文化」主題的〈上海旅遊指南溯源〉、〈車利尼馬戲班滬上尋蹤〉實可視為研究晚清前期「海派文學」與報刊文化的鼎足之作。三文異曲而同工，從種類繁多的通俗書籍、報紙或雜誌的梳理中，重新構建滬城前世今生的發展軌跡；今日學界蔚為風潮，喜從物質文化史的角度探尋「事物原始」之來龍去脈者，更可在這當中得到滿足。文章筆調看似談閑話逸，但實際操作起來，箇中甘苦惟有實際查閱過浩若煙海的報紙文獻研究者，方能體會其中一二。

誠如夏先生〈晚清報紙的魅力〉所言，該文篇幅雖短，卻精要地道出了從事晚清報紙研究不容取代的獨特價值：

史料價值高的根源在於保留了社會情狀的原生態，這也是我最看重的晚清報紙的品格。那本是一個新舊紛呈、光怪陸離的時代，其可一不再的不可複製，已足令人神往。而無論是由於清廷的失去控制能力，抑或緣於報界的敢言無忌，總之，晚清社會的基本信息確實完好地保存在當年的報紙中。要想穿越時間隧道，擁有「回到現場」的準確感覺與裁斷，讀報紙顯然是上選。對於晚清而言，尤其如此。

閱讀舊報紙確為貼近社會情狀原生態的不二選擇，但卻不是人人能耐得

住的寂苦。故與其讚嘆夏先生擅於在故紙堆中披沙揀金，不如說，嚐盡獨坐冷板凳的滋味，數十年猶堅持不懈，將披閱一手材料視為研究過程中最為基礎、不能省略的首要步驟之過人毅力，才是夏先生最不可及之處。

〈作為書面語的晚清報刊白話文〉一文觸及白話文運動前史的追根溯源，在別人可能因不熟悉報刊文獻而往往含糊以對，夏先生恰可在此處大顯身手，帶領讀者穿越時空，設身處地體會晚清時期種種運動口號與文學主張在踐行之際遭遇的難題：

在以官話為標準的白話文書寫理念引導下，生活在北方話之外的方言區作者的情況便值得格外關注。如黃遵憲為客家人，所用日常口語為粵東客家話；裘廷梁籍貫無錫，屬於吳語方言區；梁啟超則為廣東新會人，正處於粵語區內。自然，出於科考、仕宦等緣由，必須奔走在外的士人也一定要學說官話。但對於非北方話地區出身的讀書人來說，先入為主的方言總是會成為日後斷續習得的官話的羈絆，與北方話音韻、詞彙差別越大的地區，官話越難寫得順暢。

出於女性學者的細膩敏感，考慮到廣闊的中國大地南腔北調的方言，便能使讀者對「我手寫我口」文學理論實行起來遭遇的困難有臨場感受了。說到推動白話文成為報刊書面語言的過程，女性作者在其中扮演了超乎想像的重要角色，這又讓人不禁要提及夏先生治學成就的另一巨峰——近代婦女研究——的開路先鋒意義。

經夏先生仔細考證出的，在裘廷梁發表那篇名文〈論白話為維新之本〉，赫然標舉出「崇白話而廢文言」的主張前，創辦於上海的中國第一份女報（1898年出版）上所刊〈上海《女學報》緣起〉一文，作者上海女士潘璇早已有以「白話」取代「古話」（文言）以便增進「實

學」的主張了。夏先生進一步論證「由於裘廷梁辦《無錫白話報》所倚重的從侄女裘毓芳亦在《女學報》第一批公佈的主筆名單上，因此，裘廷梁的白話論極有可能受到了潘璇的啟發」。夏先生以其精熟報刊文獻的素養，提出有力證據，一新學界耳目。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夏先生反覆論述吳稚暉虛齡十歲的女兒吳芙以無錫俚語所著〈班昭《女誡》注釋·序〉，經「報界女子第一人」裘毓芳改寫為官話版；裘氏擔任《無錫白話報》主筆之靈魂人物所作的一系列文章，實乃促進白話文寫作的先行者，在在說明了近代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醞釀期中，女性知識人的身影之不容抹煞。

本書第二大主題為「近代婦女」。所選〈吳孟班：過早謝世的女權先驅〉一文，鉤沉了年僅十八即謝世，被讚為「女中盧梭」的女權先鋒吳孟班的生平事蹟。她為創設「女學會」而在《中外日報》上刊出的〈擬上海女學會說〉（1901年4月7日），乃為晚清女權思想借鑒西洋經驗而能實踐於本土的重要證據，可補上近代婦女思想史的關鍵一環。因吳氏其文而及人、及事、乃至眺望晚清民初的女性解放運動之艱難過程，更當與〈晚清女報的性別觀照——《女子世界》研究〉一文相互參看，庶幾可勾勒出推動近代中國性別啟蒙與男女平權意識的顛簸道途。《女子世界》這份由江蘇常熟人丁初我創辦的同人刊物，其主筆群也聚集了近代文學界的重要人物：金天翮、徐念慈、柳亞子與周作人等。由男性擔任主要撰稿者撑起這份刊物，其倡言女權，興辦女學，推許女性為「國民母」，並鼓勵女性作者的投稿，畢竟仍以其由上至下的啟蒙者姿態「不自覺地流露出男子中心的立場」，「這些啟蒙者的發言並不足以包容晚清被啟蒙女性的思考，儘管他們還是婦女解放的同路人」。夏先生剖析其中因由：

由晚清最推崇女性的文人學者所構想的「女子世界」，其根基明顯與西方女權運動不同。歐美婦女的要求平等權，是根據天

賦人權理論，為自身利益而抗爭；誕生於中華大地的「女子世界」理想，昭示著中國婦女的自由與獨立，卻只能從屬於救國事業——「女子世界出現於二十世紀最初之年，醫吾中國，庶有瘳焉」。因此，近代中國的婦女解放進程與國家的獨立密不可分。在此基礎上理解晚清的婦女論述，才不致出現隔膜與偏差。

正因同為女兒身，夏先生注意到晚清女報中的女性作者儘管位處邊緣，她們對「身體」的特別關注（或曰強調「女子體育」的重要性），便呈現了有別男性主筆的獨立意識：

放足即為典型的一例。儘管晚清的不纏足運動發端於外國傳教士與中國的維新人士，但由男性主導的輿論轉為女性的實踐，其間的甘苦，只有身歷其境的女子體會最真切。因為，放足過程中的血液流通所帶來的腫脹之痛（所以須講究循序漸進），天足女子可能遭遇的婚姻麻煩（傳統社會中，不纏足女子難以匹配上等人家），最終都要由女性來承當；而放腳後的身體自由，以及由此產生的精神愉悅，也並非崇高的救國呼號所能涵蓋。只是，在一個國家危亡的時代，女性身體解放的私人性一面往往被忽略，而其與國家利益相關的公共性一面則被凸顯出來和刻意強調。不過，被掩蓋的女性體驗並非蕩然無存。因而，當男性論者更多地申述民族自強、國家獨立對於女性的要求時，《女子世界》中的女性群體倒更執著於關切己身的纏足話題。

近代中國婦女的不纏足運動與「強國強種」的口號緊密相連，救亡圖存意識形態下隱藏的仍是悍然不可動搖的男性霸權思想，已為學界公論，但身體自主的聲浪在近代中國婦女解放艱難道途上的不同凡響，猶待夏先生清點門戶，讀者方知「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體會這些女性聲音

在當時語境中的前衛意義。

〈羅蘭夫人在中國〉、〈《世界古今名婦鑒》與晚清外國女傑傳〉兩文成稿雖相距十年以上，脈絡地看來，恰成合璧，有力地凸顯了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知識圈引介西洋書籍與新知，如何透過梁啟超與維新人士的改寫與轉譯，深深影響清末中國革命思潮與女性啟蒙運動。1902年10月刊登在《新民叢報》上長達萬字的〈羅蘭夫人傳〉，因其中西合璧的豐富意涵，成為晚清時期救國圖強思潮中無可取代的文化載體，堪稱中國近代傳記典範人物中的異數。讀者對口呼「自由自由，天下幾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從容赴斷頭台殉身的羅蘭夫人（Jeanne-Marie Roland, 1754-1793）絕不陌生；迄今卻已少有人知，羅蘭夫人鮮明的女傑形象，乃梁啟超在戊戌政變後流亡日本期間，從日本著名作家德富蘆花改寫外國女性傳記、撰成《世界古今名婦鑒》中脫化而來。小傳中原本未見奇特的羅蘭夫人形象，經「筆鋒常帶情感」的任公先生渲染而卓然不群。

夏先生敷演此一課題，因其關注婦女史，又帶入了深邃綿密的論證，她分析，在中國的語境中，唯一能跨越思想啟蒙與身體力行間鴻溝的女子，允稱被譽為「東亞羅蘭」的秋瑾。她本可逃避緝捕，卻甘為自由理想犧牲，其含冤莫白，蒙受斷頭慘刑而亡，更激起彼時報刊界不分黨派，衆口一致地義憤，斥責清廷專制。痛輓志士之際，益發促使革命思潮風雲湧動。如此一來，《世界古今名婦鑒》「以其『百變身』融入中國語境，直接參與了晚清女性尋求獨立解放的思想歷程」，遂得以綱舉目張。

循此兼容文史的研究路徑，更會得出一個不容輕忽的結論：若對明治維新後成功「脫亞入歐」的近代日本文化思潮不甚了了，勢必不能廓清晚清知識界學步西洋尚須借鑑東瀛的曲折蜿蜒道途，亦無法真正進入晚清人物與文化思想的核心。〈扶桑：追尋歷史的蹤跡（關東篇）〉表面上是遊記體，實則正如該篇係選自《返回現場——晚清人物尋蹤》一

書的言下之意，踏查今日景致，旨在透過「返回現場」膚觸實地，拼湊出百年前先賢的海內外足跡。

不管是從上海倉皇出走，避居香港廿二載，卻以《普法戰紀》揚名東瀛的長毛狀元王韜；還是有感於昔時蕞爾小邦，今日儼然以東亞強國之姿崛起而慎重撰述《日本國志》的外交參贊黃遵憲；乃至政變後逃亡日本十四年，卻出乎意料得到親受明治文化洗禮的特殊機遇，致使個人生命史或學問事業均有決定性轉折的梁啟超，皆為夏先生扶桑之遊的考察重點。看她鍥而不捨地探訪前人的舊宅故跡，每每幾番轉折，或終究柳暗花明，完成使命，或仍然湮滅混沌，無由辨認。讀者隨夏先生且喜且歎，領略「歷史尋蹤所帶來的特別好處」：

初次走向世界的晚清人所獲得的驚喜，在他們的著述中有極為形象、直觀的展現。可惜，在通常的情況下，那種新鮮感與衝擊力已不可復現。因為電視的普及鈍化了我們的感覺。很多時候，我是經由晚清人的眼光與感受，恢復麻木的知覺，使世界在我面前重新生動起來。（《返回現場——晚清人物尋蹤》〈後記〉，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頁141）

夏先生為文每能開風氣之先。〈社會百象存真影——說近代竹枝詞〉、〈吟到中華以外天——近代「海外竹枝詞」〉兩文所論的那些竹枝詞，百年後經夏先生闡釋，彌足珍貴地映現了過渡時代紛呈錯雜的動態形影。〈真影〉一文所述，最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竹枝詞》。1911年梁啟超應台灣名紳林獻堂之邀，從東京出發，乘船渡台遊歷，在此期間創作的《台灣竹枝詞》十首，不僅捕捉了乙未割台十六年後台灣社會與庶民生活的側影，亦援用民間歌謠相思苦情的形式澆胸中思念故國之塊壘；時移事往，再看任公先生這些以郎情妹意包裝「遺黎之哀」的詩句，帶給我們的是另一種新鮮感受。至於年方十四便寫出《台灣竹枝詞》四十

首的少年詩人邱逢甲，以其早慧之才識，道出對鴉片流毒遍及全台的隱憂；基督教深入窮鄉僻壤，廣收門徒，在下層社會已有不可磨滅的影響，也是邱詩中另一個引人注目的主題。凡此，皆可啟發目今已取得絕對正統性地位的台灣文學研究界，從嶄新視角重新關注「晚清時期」台灣的社會文化變遷歷程。

〈吟到中華以外天——近代「海外竹枝詞」〉述及晚清大量「域外竹枝詞」中唯一的女性作者單士釐。她隨屢任海外使節的夫婿錢恂，遍歷亞、歐、非三大洲，其《日本竹枝詞》呈現民間舊俗新風，清新雋永。作為晚清女性撰寫海外遊記的第一人，單氏著作近年已成學界熱門話題，但夏先生在廿年前晚清女性相關研究尚屬寂寥的時空環境中，早已獨具慧識地抉發此題。

〈《紅樓夢》與清代女子詩社〉一文，於今已難得見到書面文本。該文剪輯自她八十年代初讀研究生時期的課程作業，原刊於中華書局主辦的《文史知識》（1989年第7期），後收入夏先生第一本著作《詩界十記》（1991年出版），此書乃袖珍本的系列叢書之一，可惜台灣書市已難購得，各大圖書館所藏亦稀少。不少從事明清婦女文學研究的學者只能於網路網頁上瀏覽此文，因知我與夏先生的師生之誼，幾度向我示憾。選此文置於「晚清」一貫主題的書裡貌似突兀，實乃理所當然。曹侯虛構的大觀園女子詩社，確實不易與晚清研究聯繫起來。但細細尋繹夏先生的路徑，是從保存下來的女性詩歌文集，重構出隱藏在小說文本中明清江南社會的生活；文章對閩中文學譜系考證嚴謹又如數家珍，讓我們得以更瞭解夏先生廣博深細的近代婦女史研究之「史前史」軌跡。

與夏先生閒談，她提及那時北京大學圖書館儘管書目分類未經整頓，不夠系統性與科學化，一般書目與古籍善本往往雜處一室，但最大的好處是學生可隨意閱看和出借館藏的善本書。因文獻充盈、觸手可及，夏先生得以逐一細讀這些在圖書館中乏人問津的女性詩文集，寫作起來自然左右逢源、得心應手。據她說，此文原稿還有後段一大截是細

賦分析《紅樓夢》中「海棠詩社」的描寫，當時受限於篇幅無法完整呈現在期刊論文中。我追問全稿下落，她笑稱是錄在學生時代的某個作業筆記本裡，裡頭歷歷記載著她自大學起注釋、賞析清代女性詩歌的論文片段與習作。詎料這大學時期養成的文藝賞評愛好，無心插柳的課程期末作業，卅年後的今日會成為當紅「顯學」？看當下多少號稱挾新出土的文獻或材料可為明清女性文學史補白的論文紛紛出籠之際，格外讓我懷想與嚮往夏先生憶起的那種求知若渴、相對寬鬆自主的大學學風：無所為而為，心無旁騖地教學、讀書、寫作，不為升等或應付評鑑而「生產論文」！

從不追趕流行，卻成為引領潮流之先驅；沒想過湊熱鬧，但總是在看似荒漠的土壤裡，開闢出燦爛園地。穩紮穩打立定根基，為學與為人如一，夏先生身上體現的就是這看似平凡實則永恆的真理。〈以學為樂以史為志——回憶季鎮淮先生〉、〈在學術中得到快樂與永生——葉曉青《西學輸入與近代城市》編輯感言〉兩文，與其說是從回憶中娓娓道出師長、友朋間的深厚情誼，在我看來，不如說，夏先生為這兩篇紀念文所定的標題，也恰恰為她自己一路行來始終如一的學問心性做了最好的註腳。

夏先生回憶在北大的求學歲月，恩師季鎮淮帶給她的影響不單單是學術上的，更是一種超然當下處境的眼力與胸襟：

八十年代初，近代文學尚屬冷門，研究乏人。季師學問廣博，先秦兩漢或隋唐又均為學生看好，他卻不趨時尚，獨具慧眼，特於近代段招生。待我入得門來，先生又不急於為我填補空白，將我封閉在晚清專心用功，反開放門戶，向上追尋，要求我從清初大家別集讀起。我體會，季先生是把治學看作一項崇高的事業，鄙視急功近利，而注重打好根基。何況，在他心中，文學史也呈現為生生相續的動態過程，研究其中任何一段，都不可能在對前

後文學演進一無所知的情況下作出成績。這一學術思路，無疑將使我終身受益。

透過夏先生，我們也一併領受這位從西南聯大走出的學者季鎮淮先生的教誨，提醒我們在紛紜擾攘的現實處境中，擁有一份澄然靜定的心懷之必要。

最後，借夏先生的話來總結一下此文集將帶給當代讀者的深刻啟示：

綜合上述各案例而構成的晚清圖景，實在已蘊涵了現代社會與現代思想萌發的種種跡象。此時已初見端倪的舊網維的日漸解體與新秩序的逐步建立，使我們有理由相信，晚清並不屬於已經消失的過去，她其實繫連著我們今日仍然生活於其中的現在。

（《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導言，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 年初版，頁 6）

因緣俱足，台灣讀者正可通過人間出版社的夏曉虹先生文集，穿越時空隔閡，從二十一世紀的現在，回到精彩紛呈的晚清！

作於劍橋，查爾斯河畔賃廬

目錄

代序：深閨・精到・樸茂：夏曉虹的晚清文史研究

呂文翠

3

一、閱讀梁啟超

梁啟超與日本明治小說

3

梁啟超的文類概念辨析

39

中國學術史上的垂範之作

69

——讀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吳趸人與梁啟超關係鉤沉

87

二、近代婦女

《紅樓夢》與清代女子詩社

103

——從大觀園中的「海棠詩社」談起

羅蘭夫人在中國

109

《世界古今名婦鑒》與晚清外國女傑傳

145

吳孟班：過早謝世的女權先驅

179